

医者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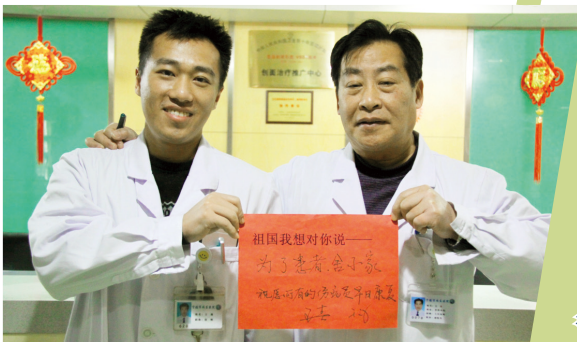
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

▲ 闽东日报 张文奎

“小时候不懂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些词的含义。只是和父亲散步时，经常会碰到父亲曾经救治过的患者或者家属，他们都很尊敬父亲，满脸写着感谢，让我觉得这个职业很牛逼。”回忆起往事，王越很幸福。

王越是湖北医药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2011年通过公开招聘考入闽东医院骨科工作。当初高考填志愿时，王越打算学医，但母亲觉得学医苦，工作压力大，因心疼儿子而坚决反对。王越坚持了理想，并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走上了一条让父子俩都骄傲的“不归路”，从此，王越成为了闽东医院所有主任子女里唯一一个选择医学道路的“医二代”。

王越的父亲王春是一名医术精湛的老骨科、闽东医院骨科分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生活在父亲如此多的光环下的王越，从小就埋下了学医的念头。毕业工作后，父亲的敬业、执着、专注更坚定



了王越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一身白大褂所包含的意义也有了更加刻骨铭心的理解。

对父亲的崇拜，不仅来自于情怀，更来自于专业。

刚入职时，医院接收了一位股骨骨折的患者，因为这位患者还是一名艾滋患者，这让一些“恐艾”的医生打了退堂鼓。作为技术骨干和科室领导，王春严厉地说：“你们有什么理由不给治！”老前辈的话，惊醒了一时犯迷糊的医生，他们重新调整工作状态，最终在王春的主持下顺利完成了手术。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王春除了是王越的父亲、导

师，还是领导，这让王越在频繁的称呼切换过程中，显得有些尴尬。其实，他们更是同台手术的战友，下班后经常一起探讨问题，相互进步。

一次，王越在诊断过程中犯了年轻医生过分依赖现代仪器设备的通病，正打算给一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做手术时，30多年临床经验的王春让王越重新诊断，发现患者病因原来是胸椎的肿瘤。这一次，父亲的严谨、专业给王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王春已经62岁，但他依然保持着每周15至17台手术的繁重工作量，下班之后还要看医学专业书籍

“小时候不懂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这些词的含义。只是和父亲散步时，经常会碰到父亲曾经救治过的患者或者家属，他们都很尊敬父亲，满脸写着感谢，让我觉得这个职业很牛逼。”王越说。



扫一扫 阅读全文

行医随感

牵你的手

▲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 张叶宁



一身朴素的着装，一脸凝重的神情，在拐杖的支撑下显得步履蹒跚，所有第一次见到杜阿姨来医院的人都在这里的患者，其实，杜阿姨每次都是替儿子来看病。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杜阿姨对于手里那一叠检查报告也许早已心知肚明，然而她又似乎异常执拗地抱有一丝希望，期待现代医学能够眷顾一下自己那已摇摇欲坠的家庭。

“胰腺癌晚期，全身多发转移，已经失去手术、放疗、化疗的机会，粗略估计生存期只有1个月左右。”这天，命运之神的宣判仍然狠心地借着医生之口将无法改变的噩耗送到了杜阿姨的面前。杜阿姨只感到胸口一阵揪心的痛，这个晴天霹雳让她极其安静。对于暮年的老人来说，上帝本已无情地剥夺了她光鲜的容颜、健硕的体魄，此刻，却又在她对这个世界无所求时，掠走了唯一能感到存在价值的后代的生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经，作为老师的杜阿姨教给学生这首诗，希望学生们感念母恩。而如今，她感受到的更多是其中流露的幸福感。她是多么希望自己还能站在家门口殷切期盼着外出的儿子风尘仆仆归来，哪怕儿子经常加班，迟迟不归也好。

如今，看着儿子逐渐消瘦的身体、沉陷的眼眸，却是一种人虽在却将永别的痛苦折磨。杜阿姨又想起了老伴去年临走时安慰她的话——“今生与你一起静静地走过，若有来世还会等你。”

死亡似乎会毫不吝啬地用各种方法带给人们痛苦。也许，生命的无常才是恒久不变的真理。在无法阻挡死神一步一步逼近的当下，杜阿姨愿意坚定自己的内心、牵着生命中最重要的另一个男人的手再次静静地陪他走完这有限的路。

“小樵夫”在美国专栏④



只允许医生吃 25 次麦当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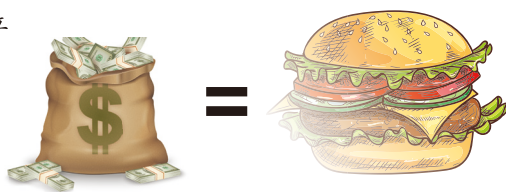
▲ 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 PCCM 专科 乔人立

一个月前，加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提案——限制药商给医生以及其他健康服务供者（如医院、药房等）提供礼物或其它财务鼓励，投票结果为 23:13。

提案认为，限制药商给医疗卫生工作者赠送财务刺激，将有助于降低“处方药物价格井喷式上涨”。具体来说，这一法案对于药商向医生提供的钱款、餐饮、娱乐、旅行、杂志订阅以及其他所有对医生有价值的

事物全部加以限制，除非是经过特许的花销或者是医生按照市场价格付费。

与此同时，法案列出了仍然允许药商向医生提供的礼物清单。例如药商每年可以资助一位医生餐饮费用的上限为 250 美元；可以提供药物推销样品，为免费诊所捐献药物；允许药商资助有关教育、医学、科学或制定医疗政策的会议及讲座，但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目前，尚且难以预测加州这项新法会如何影响健康服务供者与制药业的关系。毫无疑问，药商的“慷慨”可以影响医生的处方行为，但是，换个角度看，各种设法限制营销的类似努力虽然以不同形式存在多年，却一直没有达到遏制药费快速上涨的作用。

其实，药品推销并非只有负面作用，让一线医生了解新开发的好药肯定对患者有益。何况，近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新药和其它医疗产品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医学院药理课很难覆盖临床上可供医生选择的药物品种，更何况剂量、药物相互影响以及副作用等妥善使用药物所需的细节知识？试想，工作繁忙的临床医生获得新产品信息的最佳途径应该是什么呢？

如今，中国也在通过限制药商和医生的关系来控制药品价格。药商推销模式源自美国，美国的许多经验被引进中国，但是两国国情差异却使得这些经验在实行的前提条件下难以进行比较。所幸，这一法案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数字——每年每一位医生允许获得的餐饮资助上限为 250 美元。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约为 25 万美元，而麦当劳快餐每份 10 美元以下。也就是说，投赞成票的加州议员们认为药商资助餐饮如果超过医生收入千分之一就可能影响行医行为，但却可以允许医生每年免费享受 25 次麦当劳。

中国的麦当劳的价钱与美国接近，可中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实际是多少，又应该是多少呢？

